

六种彩色折页歌集出版

由文化艺术出版社每年春节前夕出版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的彩色折页歌集，向读者传递歌曲演唱和创作最新信息，收辑当代最流行的中外名歌、台湾校园歌曲、香港歌曲、电影电视片插曲、创作歌曲以及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歌曲。题材广泛、曲调风格多样；设计装帧美观别致，配有演员头像。几年来深受全国各条战线音乐爱好者的欢迎。

今年编辑的这套彩色折页歌集，荟萃近一时期在全国广为流传，脍炙人口的上述各类歌曲150余首，分6集。有：《啊，莫愁莫愁》《蓝色的思念》《童年》《青春圆舞曲》《月光下的凤尾竹》《哦，他哭啦》，每集约24首歌。选入的歌曲还有：香港歌星蒋岚演唱的《月亮代表我的心》，青年演员成方圆、程林演唱的《噢，凯罗》《酒干倘卖无》《熊猫咪咪》《妈妈的吻》《昔日重来》，侯德健、程林对唱的《新鞋子旧鞋子》，青年演员殷秀梅演唱的《党啊，亲爱的妈妈》《幸福在哪里》，日本电视连续剧《血凝》主题歌《感谢你，光夫》，电视连续剧《霍元甲》主题歌《万里长城永不倒》，朱明英演唱的《回娘家》《啊，莫愁莫愁》。以及外国名歌《星》《宁静的湖水》《在我的小花园里》等。

当代外国艺术

第2辑(1985年)

编 辑 者 当代外国艺术编辑部 印 刷 者 顺义兴华印刷厂
(中国艺术研究院外国文艺研究所)

出 版 者 文化藝術出版社 总发行处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书号：8228·108 (内部发行)

定价：1.00元

匈牙利影片

《安魂曲》剧照



匈牙利影片

《安吉·维拉》剧照



匈牙利影片

《无希望的人》剧照





匈牙利影片
(上) 《前天》
(中) 《证人》
(下) 《另一条路》



当代外国艺术

第2辑



文化藝術出版社

当代外国艺术

第二辑 目录

-
- 4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中的英雄主义 [苏]华西里·诺维科夫 陈军译
17 批评的崇高职责 苏联《共产党人》杂志社论 李小蒸译
23 日本人的美学思想 [日]高阶秀尔 祖秉和译
——日本美术的特性之一
28 生活中的艺术，艺术中的生活 [日]山崎正和 祖秉和译
——日本美术的特性之二
-

- 33 好莱坞1983年的票房情况与拍片动向 [英]大卫·彼雷 叶尼译
36 1983年美国电影述评 [美]文森特·坎比 陈振兴译
40 政治电影大量涌现 [美]阿尔琼·哈默茨 兴华译
42 好莱坞的政治片热 阿尔文·萨诺夫 汪莹译
44 法国新浪潮25周年，仍然推动着电影 [美]文森特·坎比 纪令仪译
48 成熟的“新浪潮”如何形成新电影 [美]安妮特·英斯多芙 晓寄译
——特吕弗回顾往事
50 远道还乡 [英]柯灵·麦克卡比 剑南译
——让-吕克·戈达尔侧写
53 法国电影与“新浪潮” [英]理查·罗伊德 上官超译
54 越南现代题材故事片的发展 [越]陈得水 英译
57 匈牙利电影 [联邦德国]潘·卡拉卡希斯 武成祥译
69 对过去历史的真诚批判与反省 [日]山田和夫 冰河译
——近期匈牙利电影观感

-
- 72 伊斯特凡·索博 [苏] 伊琳娜·鲁班诺娃 范序译
——昨天和今天
- 82 《靡菲斯特》之后 [苏] 阿·特洛申 忆虹译
——匈牙利电影导演伊斯特凡·索博的谈话
- 87 匈牙利电影导演索博和影片《靡菲斯特》 伊白
- 89 尤里·哈纽金和匈牙利导演安·科瓦奇的谈话 程一虹译
-
- 96 伟大的同时代人 [苏] 伊戈尔·华西里耶夫 陈执译
——关于列宁形象的艺术塑造
- 108 当代戏剧中的超级现实主义：
 倒退还是创新的先锋？ [美] 卡罗尔·吉尔德曼 刘艾莲译
- 115 “严肃”问题不足以构成严肃戏剧 [美] 弗兰克·里奇 倪锦兰译
- 119 向综合戏剧发展 肯尼思·雷 孙琬摘译
——印度戏剧今昔观
- 130 英国的“新剧”（下） [英] J·R·泰勒 李醒译
-
- 137 七十年代的美国绘画 巴巴拉·罗斯 汪晴译
- 146 涂抹画的问题 [美] 苏兹·加布利克 萍君译
- 154 粗犷风格 [美] 埃林·斯坦 莊华译
- 157 今日苏联的先锋派艺术活动 塞尔杰·许迈曼 向骏译
- 159 欧洲的几种民间演唱 尚家襄编译
- 163 音乐评论家——肖伯纳 海那汉作 尚家襄 张晶荣译
-
- 167 五十年来的五十部最佳影片（续） 肯·弗格森 纪令仪译
- 170 苏联电影概况（下） 奥·亚库鲍维奇-亚斯内依、李芝芳译
-
- 176 简讯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中的英雄主义

[苏]华西里·诺维科夫*

陈军译

1

社会主义艺术的蓬勃发展对文学理论和文学艺术批评提出了新而又新的任务。不应贬低这两个社会学科领域的成就。但仍然不得不指出，我们在自己的著作中还没有概括我国极为丰富多采的多民族艺术创作。可是要知道这是第一位的任务啊。今天理论和批评作为一种工具的作用，正在提高。借助这一工具可以影响文学的进程。关于这一点在苏共中央6月（1983年）全会决议和尤·安德罗波夫的讲话中，作了明确规定，决议和讲话包含着全党、思想战线全体工作者的纲领性原则。

苏联作家协会批评与文艺学委员会专门探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和艺术实践问题的扩大的全体会议的目的，恰恰就是为了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和文学批评问题紧密地联系生气勃勃的文学过程，舍此就不能解决社会主义建设、历史本身的进程对现阶段文学艺术工作者们提出的任务。

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英雄的时代，也给艺术打上自己的印记，使它成为充满英雄主义激情的艺术。但是，我们的批评家和理论家们是否足够充分地揭示出社会主义艺术的这一本质及与其相互联系的革新特点呢？很遗憾，没有。这里为我们开辟了广阔的活动天地。

本文不打算全面涉及这个重要问题，只想集中注意于我国艺术的革命英雄主义精

神，通过具体事实揭示出这种精神怎样丰富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当代蓬勃发展的艺术体系。

2

社会主义艺术的发展是符合客观历史规律的。在俄罗斯解放运动第三阶段艺术就已经靠拢了时代的革命力量本身——无产阶级。这种艺术不是简简单单地反映人民的社会积极性的新浪潮的增长，而是在M.高尔基、И.弗朗科、М.柯秋宾斯基、А.阿科比扬、Я.拉依尼斯的卓越的创作中揭示了潜在在如列宁在《纪念赫尔岑》一文中称谓的“群众自身的运动”中的巨大的潜力。时代的刚毅精神哺育了新的革命作家创作探索的刚毅精神。社会主义革命涌现了顶天立地的诗人，首席代言人。马雅可夫斯基就是这样的诗人。随后苏联文学中一浪接一浪的涌现出新的天才。他们的人数正在增加。每个民族（无论大民族或少数民族）在苏维埃国家都是平等的，都正在涌现出自己的作家。

空前未有的变革时代向他们指出了明确的目标，用光明的理想把他们武装起来。这个理想——共产主义——是崇高的，同时又

* B·B·诺维科夫(1916—)苏联著名批评家、文艺学家、文科博士、教授、苏联国家奖金获得者。著有《马雅可夫斯基》、《献给英雄时代的英雄艺术》、《艺术真实与创作辩证法》、《现阶段苏联文学》、《历史发展—文学运动、现代苏联文学的遗产和风格的丰富性》等。——译注

是现实的。

社会主义艺术构成了世界艺术发展的一个完整的阶段，並给世界艺术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优越条件。我们知道，这使艺术成为有积极作用的和有史以来最有前途的艺术。它以苏维埃国家、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发生的伟大的变革作为自己发展的源泉。走上民族解放斗争道路的各国、各族人民的美学经验，以社会主义为发展方向的各国的经验，都清楚地证明革命艺术的内在潜力。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的革命力量还有另外一个源泉。这就是新人——由各种新的社会关系的总和构成的高度发展的人。这就是新的历史英雄人物。这种新人在改造现实中也创造着自身。因此在艺术创作中就产生了自觉的历史主义，也产生着新的心理、新人道主义、新英雄主义和创造精神。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个人的意志和历史发展的进程有史以来第一次作为两股辩证地互相补充的力量开始交互作用。表现人的本质的范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超乎寻常地扩大了，而人自身不仅成为新型社会关系的中心，而且成为我国社会结构的一切可能性的中心。在这个基础上社会主义艺术中诞生了历史乐观主义，並且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和成熟性。

在改造工作的过程中新人辈出，而其最丰富的精神世界也不断发展。这在社会主义艺术中是认识的客体，也是艺术创作的最高目标。高尔基的格言：“一切在于人，一切为了人！”——可以用新的现实的内容加以补充。社会主义艺术为了揭示新人的丰富的精神世界，对自己提出一项任务——帮助建设者和创造者认清自己的英雄主义事业的意义，从而变得更臻完美。

在谈到社会主义艺术的英雄主义本质的时候，我们还不应该忘记它的第三个源泉——即在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改造的烈火中形成的新型艺术家。Д.富尔曼诺夫、М.肖洛霍夫、А.法捷耶夫、Н.奥斯特洛夫斯基、Л.列昂诺夫、В.维什涅夫斯基、Б.拉

夫连尼约夫、А.马雷什金、Е.查连茨、И.列、А.葛洛夫科……这些名字是众所周知的。法捷耶夫说：“我们一浪推一浪地走上文坛，我们已有了不少人。我们不断带来自己个人的生活经验，自己的个性。使我们联合起来的是我们对自己的新世界的感受和对它的爱”。^①

革命中诞生的艺术家的主要特性就是他的高超的见地、反映着人民的期望和意愿的自觉的历史主义。对于一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家来说，总是通过生活中美好的、优秀的事物来表现作为战士的人，及其创造的经过革命改造的现实的潜在能力。А.托尔斯泰说：创作的最高目的是从杂乱无章的生活，从我们沸腾的现实中“刻划出……人类的面貌”，创造出英雄形象並把它作为典型还给群众，从而“推动生活前进”。社会主义艺术以独特的方式参与改造世界。这是有积极作用的艺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家懂得，如果不同一切妨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取得胜利的反面现象进行坚决斗争，生活中（作品中也同样）的正面事物就不能显示出自己的力量。社会主义艺术由于描绘了新世界的美，便成为一种积极的力量，它既可以诗化英雄——战士和革新者，也可以揭露丑恶的事物。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是一种新型的艺术意识，它可以使人们崇高起来，可以动员人的意志，促进人们共产主义信念的形成。这就是在发达的社会主义时期，美术创作、文学和艺术的作用不断加强的原因。与此同时，社会对艺术创作的要求也与日俱增。

3

现实生活本身推出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和特殊形势下作出的形形色色的英雄行为，以供社会主义艺术家运用。艺术家在描写英雄业绩时，所力求达到的主要目的，就是揭示英雄主义的源泉。

还在1931年，高尔基就曾谈到过艺术必

^① А·法捷耶夫选集五卷集，第四卷，莫斯科出版社，1960年，第525页。

须有高度的概括：“现实是庄严伟大的。我们早已应该通过各种形象，对它进行广泛的概括”，——并建议探索新的方法“用更鲜明的色彩来描写英雄的当代现实，并用更高更适当的语调来谈论它”。

从那时起我国文学和艺术经历了一段很长的发展道路，并在高尔基所说的各种形式的创作中产生了大容量的艺术概括的综合形式。我国文艺所以有深度和庄严伟大，是由于力求揭示我国发生的宏伟壮丽的革命变革，揭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创造性工作的愿望而产生的。一种新形式的长篇史诗小说产生了，其中深刻的历史主义、对用革命来破坏诸社会关系的描写，同创造代表各个参与事变的阶级的艺术典型结合起来了，作家们描写了觉悟怎样形成，人民——决定着历史进程的主要力量，我国文学的主要主人公——怎样表现出创造性威力。英雄主义的一切形式在长篇史诗小说的广阔的画面上得到了反映。这类小说在所有苏联多民族的文学中都有所创作。（M. 阿乌艾佐夫的《阿巴依》、A. 努尔别依索夫的《血与肉》、阿依别克的《神圣的血》、I. 梅列日的《波列斯克纪事》、I. 阿维茹斯的《丧失了的家园》等等。）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文学中创作的长篇史诗小说中，展示了各国人民的命运和历史的发展。只要回忆一下M. 普依曼诺娃的三部曲《徘徊歧路的人们》、《玩火》，《生与死的决斗》，以及Г. 卡拉斯拉沃夫的《普通人》、E. 斯坦涅夫的《伊万·科达廖夫》、Я. 伊瓦什凯维奇的《赞美与荣誉》和A. 捷盖尔斯的《决心》等长篇小说就足以说明问题了。Д. 马尔科夫正确地指出，在这些小说中，“英雄事迹不是表现为现成的公式，而是表现为生气勃勃的，经常是艰难的形成过程。注意力与其说集中于对人们行为的外部描绘上，不如说集中于揭示成为这些行动的动机的，並仿佛烛照着英雄主义的伟大和美好的道德动因上。”

人所共知，就是在世界文学中，在描写

二十世纪主要历史现象方面站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道路上来的艺术家们，也获得了有重大意义的概括。他们的长篇史诗小说渗透着革命斗争的激情：A. 阿拉贡的《共产党人》、K. 普利查德^①的三部曲《九十年代》、《淘金的长途》、《有翼的种子》，W. 亚马多的两部曲《金黄果的土地》、J. 阿尔德里奇的长篇小说《异乡之子》等等。

追求具有庄严伟大的表现力的概括形式以适应波澜壮阔的现实，突出地表现在电影艺术中。电影艺术中创作了如象C. 爱森斯坦的《战舰“波将金号”》、B. 普多夫金的《母亲》、瓦西里耶夫兄弟的《夏伯阳》、Л. 特拉乌别尔格和Г. 柯静采夫的马克辛三部曲、Ф. 艾尔姆列尔和C. 尤特凯维奇的《迎展计划》、Ф. 艾尔姆列尔的《伟大的公民》这样一些英雄主义的影片。这些影片既表现了英雄主义事件，也表现了英雄典型，赋予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创造以诗意。

在戏剧创作方面由于作家概括的范围广阔从而创造了新型的庄严伟大的人民英雄正剧（包戈廷的《带枪的人》、《克里姆林宫钟声》、《悲壮的颂歌》，维什涅夫斯基的《乐观的悲剧》，考涅楚克的《舰队的毁灭》）。悲剧的冲突变成了英雄业绩的表现形式。社会主义艺术的这个特性在卫国战争时期表现得特别突出（西蒙诺夫的《俄罗斯人》、列昂诺夫的《侵略》、考涅楚克的《前线》）。

社会主义艺术就其本质而言，在艺术上是多样化的，我们也没有必要用任何一种概括形式来约束艺术开发，在我国艺术中一切都在迅猛发展和革新。

在社会主义艺术每一个发展阶段上——根据艺术地把握新生事物的历史过程——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的比例关系都发生了变化，产生了新的典型化原则，出现了更新艺术方法的过程，风格的丰富性得到了发展。一种特性成为共同特性：艺术越是能够深入

^① 普利查德(1884—1969)，澳大利亚著名女作家。

发掘生活的奥秘、新的矛盾，艺术中表现出来的巩固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思想就越发令人振奋，对人民的英雄业绩、人民在劳动和军事战线上建立的功勋的描写就越深刻，主人公的精神世界就揭示得越鲜明。

必须突出强调一个显而易见的真理：无论表现内心活动的抒情诗（在这种样式中创造了经典作品——比如 M. 斯维特洛夫的《格林那达》、A. 苏尔科夫的《窑洞》、K. 西蒙诺夫的《等着我吧》），或是饱含着深刻的心理的和社会的悲剧成分的作品——譬如 I. 阿维茹斯的《丧失了的家园》，书中指出在法西斯占领的条件下在盖基明纳斯心灵里怎样表现了人性的东西并使他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对于社会主义艺术都不是禁忌的。

重要的是指出，社会主义艺术在其发展的各个阶段上勇敢地干预了新的矛盾，干预了尖锐的、往往是悲剧性的冲突，鲜明突出地表现了新与旧的斗争。这一斗争的一切形式：公开的阶级斗争，这里对立的力量是面对面的搏斗（《夏伯阳》），深入隐蔽的斗争，这里敌人总是千方百计地掩盖自己的本质（《俄罗斯森林》里的格拉齐安斯基），——这一斗争的一切形式，社会主义艺术都在自己的作品中作了研究和描写，同时进行了革新的开发。我们要着重指出，社会主义艺术革新以特殊的力量表现在艺术家认识世界及其创造的图景的整体性和内在的完美之中。艺术家对世界的认识并没有与历史的进程分道扬镳。一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家在通过自己作品表现充满着具有自己时代特征的矛盾的生活片段时，他就会发现在这些矛盾中新生力量，即创造和革新的力量的诞生。他把全部同情倾注在它们一边。而历史上对立力量的斗争在他们的作品中具有光明的前景，它深刻地、真实地、全面地反映了历史的发展及其前进的脚步（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

形象概括的广阔和庄严伟大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的鲜明特征，社会主义艺术培

植着新型的美（为了伟大目标——共产主义而建立的英雄主义功勋），并予以诗化。

应当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的宏伟壮丽是通过各式各样的方法取得的，但主要是通过强调、突出事件中和建立了功勋或正在建立功勋的人的品质中最有代表性的东西而达到的。

真正艺术的概括的广度及其庄严伟大不能与富丽堂皇混淆起来。遗憾的是，五十年代我国某些艺术作品中就出现过这种情况。富丽堂皇是外加的浅薄的理想化，它与真正艺术的任务（揭示人民建立的功勋的实质）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只有对现象总括起来进行艺术分析才能使作家、艺术家有可能在自己的概括中达到历史主义的高度和深刻表现力。在这种整体分析中即使现象、英雄人物的一个典型特点（就其与巨大的历史事件的辩证关系而论），也能表达对过去和现在的事件和英雄人物的鲜明的艺术概念。

在人民创作中常常用类似这种途径——突出主导的特征——来创造形象。高尔基在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这一点说得很明白。他着重指出：“同是民间创作，但现在却把弗拉基米尔·列宁擢升到与普罗米修斯并列的古代神话中英雄的崇高地位上了。”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宏伟巨作中人民英雄也常常是一些栩栩如生的、现实的、建立了或正建立着伟大功勋的性格严谨的人。这在纪念伟大卫国战争事件的纪念碑中表现得十分明显、突出，如：特列普托夫公园（柏林）苏军战士纪念碑、皮斯卡廖夫公墓（列宁格勒）马马耶夫陵墓上的纪念碑，以及，最后，基辅伟大卫国战争纪念碑就是。

浪漫主义精神在对英雄业绩的描写中起着巨大作用。在 A. 杜甫仁科的富有革新精神的影片中现实主义渗透着浪漫主义激情，而浪漫主义精神是在现实主义的土壤上成长的。杜甫仁科在自己的一些影片中通过大容

量的概括形式表达了人民在卫国战争中以及战后恢复时期所建立的功勋和业绩的英雄主义的创造性的涵义。杜甫仁科的影片《烽火年代的故事》的主人公，伊万·奥尔留克的魁梧身躯多么富有魅力！这是一个鲜明、独特的性格，也是社会概括的成果——时代英雄的典型，为我们地球上一切美好事物而斗争的战士的典型。IO.巴拉巴什公正地把《烽火年代的故事》称为电影史诗，他着重指出，在这部影片中杜甫仁科“成功地揭示了反法西斯战争中全人民的性格，指出了人民的悲剧和人民功勋的全部意义，领悟了苏联人民的斗争和胜利对于全人类的最伟大的意义。”①

谈起英雄人物和浪漫主义的联系时，不能不想到马雅可夫斯基的革新。诗人在自己的创作中不但采用了民间口头创作的手法，而且采用了庄严伟大的雕塑和宣传画的手法。炽热的浪漫主义激情、浪漫主义诗学手法完全符合新时代的主人公的精神世界，符合他对崇高的革命理想的无限忠诚，他的不屈不挠的意志，他坚信共产主义的不可战胜的力量。在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中历史现实获得了比喻的表现力，而比喻本身与历史息息相关，诗的韵律饱含着比喻的力量：

波兰地主的

将军们

在我们背上

熔出

五角红星。

马蒙托夫

匪徒们

把我们活埋

一直

埋到头顶。

日本鬼子

把我们扔进

火车头的

锅炉

活活烧死，

把熔化的铅

灌进

我们的喉咙。

“投降吧”——

敌人在狂吠，
但是

从冒烟的喉咙里

只有六个字：

“共产主义万岁！！！”

马雅可夫斯基的创作成了世界社会主义诗歌的范例。这方面只要提一下巴勃罗·聂鲁达的长诗《斯大林格勒》就足以说明问题。聂鲁达在1954年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叙述了智利工人听取介绍苏联人民功勋的情况：“记得有一次我要在智利南部，罗塔和科隆涅尔煤矿区矿工新村演说。当时正值竞选运动期间，上万工人听了一个上午的演说。炎夏的正午到了。烈日当头，人们汗流满面，没有一棵树可供遮荫。人们用帽子遮住额头，露着一张张严肃的面孔、一对对煤球一样的眼睛听我讲话。我登上讲台站在广大的人群面前。当我已经站在台上的时候，主持会议的人说：‘巴勃罗同志将要宣读他的长诗《斯大林格勒》，’——于是我就从高处看到了我迄今不能忘记而且永志不忘的情景。人群中发出了波涛般的隆隆声响。听得出是‘长诗’和‘斯大林格勒’两个词。这些纯朴严肃的人们摘下帽子，于是我就第一次看到上万顶帽子集中在这一小块荒地上，人们光着头汗流如洗地在灼人的阳光下，欢迎朗诵这首诗，欢迎苏联的英雄事迹。”②

马雅可夫斯基还提供了一种用诗来表现英雄业绩的范例。在他的创作中庄严伟大英雄的形象与抒情心境交织在一起。抒情诗和史诗在这里都具有特殊形式，它们仿佛互相

① IO·巴拉巴什《论人民性》，莫斯科《苏联作家》出版社，1970年，第356页。

② 《第二次全苏联作家代表大会，速记报告》，莫斯科，《苏联作家》出版社，1956年，第439页。

渗透，构成了复杂而有机的审美整体。抒情的调子成为史诗描写的不可分割的部分。长诗《好！》的抒情主人公就是诗人，时代——前所未有的英雄主义时代，即充满了伟大的悲剧性事件的时代的一切业绩都掠过了诗人的心头。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渗透着斗争和创造精神。这是一个在战斗中找到自己的岗位，而深深地了解只有社会主义，只有苏维埃共和国才为人类开辟了通向幸福的道路的诗人的感情：

……这块土地呀，
 是我们
亲手夺取，
 亲手救活，
 亲手抚养，
在这儿
 我们抱着步枪卧倒，
 冒着弹雨打仗，
在这儿
 象一滴水
 溶进了
 群众的海洋，——
和这样的土地一起，
 我们要昂首挺胸，
迎向生活，
 迎向劳动，
 迎向欢庆，
 迎向死亡！

马雅可夫斯基在大容量的和真正庄严宏伟的，作为表现他的美学信条的诗句中表达了自己对社会主义美好理想的信念：

啊，祖国！
 你是人类的春天，
在战斗中诞生，
 在劳动中成长，
我的共和国啊，
 我为你而歌唱！
在考虑现代艺术中纪念碑的形式的时候，我想谈谈我个人的印象。

1983年一个晴朗的、阳光明媚的8月的

一天，我参观了（多少次啦！）基辅伟大卫国战争纪念碑。人很多。一般说卫国战争纪念碑的周围总有很多人——这是爱国主义的一种表现，也是向捍卫我们祖国的荣誉和独立的英雄们致谢的表示。这一次，纪念在基辅战役中强渡德涅伯河的苏联士兵的功勋的雕塑群像《横渡》给我留下了特殊的印象。这个群像是整个纪念碑雕塑群的一部分。整个建筑群描绘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英雄主义的，然而又是悲剧性的局势（从开始——边防军的会战——直到胜利，直到希特勒帝国的被消灭）。我从象征着战争各个阶段的建筑雕像旁走过，来到由蔚蓝的蓄水池环绕的《横渡》雕像，渐渐靠近它，然后慢慢地离开了它，沿着检阅台走向德涅泊河，去找一个俯视点。任何有纪念意义的概括所固有的假定性，不再感到是一种手法，而是鲜明地表现了艺术家的构思。对《横渡》雕像群的印象，每走一步就加深一层，最后显现了它整个庄严宏伟的气势。雕塑家令人惊讶地成功地用塑像手段表达了每一个战士性格，而群像又达到了结构上的统一，可以感觉到一种总气势——前进！处在群像的中心的是一个笼罩在悲剧气氛之中的身负致命伤的水兵的身躯，但它并没有破坏整个构图。总的情调是英雄主义的。是的，置身纪念碑旁你会特别清楚地懂得苏联人民取得胜利付出了多么珍贵的代价。所以在这里以如此有力的史诗般的概括来表现功勋题材成为我国艺术的主干，不是没有原因的。

英雄主义题材在描写伟大卫国战争的文学中表现得强而有力。对它的兴趣任何时候也不会减退。一切都在变动、发展中，苏联文学和艺术在开发伟大卫国战争主题中也产生了十分值得注意的一些过程。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也是看法纷纭的，需要深入探讨。现在根据我们的看法提出它的最重要的几个方面。

在现代苏联文学中，伟大卫国战争事件包括的范围在不断扩大，出现了一些使用新

的、尚未开发的题材，用自己的观点来描写战争的作家。我同意 B. 阿斯塔菲耶夫的意见，他在一次与读者会面时宣称：“我想写我从堑壕中看到的，千千万万赢得胜利的士兵所看到的那种自己的战争……”让我们回忆一下 B. 康德拉季耶夫的许多短篇和中篇小说，在那里信而有征地描写了战争生活和普通战士，“熟习的陌生人”的肖像，是他们坚强、英勇、神圣地履行战士使命给我们带来了胜利。

文学艺术中，在对伟大卫国战争的理解上，史诗性、历史观点和心理描写的深度都不断加强。这一切赋予了文学艺术以新的性质。譬如，电影的成就，以导演邦达尔丘克根据肖洛霍夫的小说拍摄的《他们为祖国而战》这部出色影片为标志。M. 西蒙诺夫的三部曲《生者与死者》的全部创作历史表明，这部作品可以容纳多大的艺术魅力，如果作家，在概括零散的观感和事件的同时，使自己所有构思和意图服从于崇高目的——描写战争真实的话。要知道作家把战争的悲剧方面写得越真实，我们就越懂得人民功勋的伟大，越懂得是他们的英雄主义决定了对敌人的胜利。

请看 B. 贝科夫、B. 瓦西里耶夫、B. 阿斯塔菲耶夫、IO. 邦达辽夫、Г. 巴克兰诺夫的中篇和长篇小说吧！这些小说，无论心理描写的深度、对功勋的道德源泉的分析、主人公性格的鲜明、还是思想和哲理的丰富都很出色。在这些风格殊异的每部小说中主人公都遇到了极其异常的、悲惨的遭遇并表现了大无畏气概和英雄主义。这些作品表现了道德理想主义，它们饱含着对人生意义的紧张探索。渗透着高度的人道主义情感。

人道主义在描写伟大卫国战争的作品中具有了新性质。在当前国际关系尖锐化的条件下，描写苏联解放战争和苏联人民的功勋的文学可以看作是对那些妄图发动战争的人的警告。苏联作家们深入研究战争的社会根

源并暴露法西斯主义的阶级本质、反人类的本质。现代希特勒的追随者们正在全世界散布原子战争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小说的鲜明范例——首先是指恰科夫斯基的长篇小说《胜利》——的出现具有原则性的意义。读者在潜心阅读长篇小说《胜利》中的事件时，犹如置身波茨坦会议的环境中，从而得出结论：能够坚持全世界利益，使我们的星球免遭原子战争威胁的唯一社会结构就是社会主义。

作家通过对普通人建立的功勋的道德源泉的艺术探讨，就能发现苏联人在战争中的英雄行为是社会主义制度对他们培养的思想—道德上坚强信念的结果。西方社会学家在这方面则持另一种观点，他们散布这样一种“理论”，据说苏联士兵所以能自我牺牲是因为他们的智力不很发达。他们牺牲自己的生命似乎不是自觉的，而是机械的执行命令。按照这些可怜的理论家们的看法，人的智力水平越低，他们就越能建立功勋。他们常常把苏联士兵描绘成一种丧失了人道主义感情的，狂热病患者。

整个苏联文学和全部苏联艺术令人信服地驳斥了这种能使美国社会学家心满意足的，但与真理毫无共同之处的冒牌理论。肖洛霍夫在刊载于1974年7月31日《真理报》上的谈话《对真实的关系》中写道，“保证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的是苏联人——善于思考的、有觉悟的、坚定不移的、坚强的人们。不仅仅是人民、军队、战士与将军在战斗。还有思想的搏斗。苏联军人的优越感和精神上的成熟，甚至在战争初期最困难的日子里也是无庸置疑的。无论人民还是军队都没有失掉胜利的信心”。

贝科夫的中篇小说中苏联人的本质是在面临着“抉择的问题”的处境中揭示出来的。主人公始终面对自己的良心，他的行为完全是由他本人作主的。贝科夫的互相对立的主人公们，在选择自己的道路中解答了人存在的意义的问题——艺术概括的意义就在于

此。在贝科夫的主人公们遇到的考验中表现了人民的气节的力量。

在中篇《索特尼科夫》中，索特尼科夫和雷巴克各有各的选择。雷巴克比索特尼科夫体力强些，有经验些。看来，正是他在悲惨的处境中能够显示出毅力，顽强和胆量。可是实际情况，如象贝科夫描写的那样，完全相反。由于雷巴克把生命看得高于自己的人的尊严，在审讯中就开始寻找摆脱困境的出路，他想，常言说，在剃头刀刃上走过，伤不了脚，于是越来越深地陷入了叛变的泥坑。而看起来瘦弱多病的知识分子索特尼科夫在悲惨的情况下却显示了坚定的信念和不屈不挠的意志。索特尼科夫就是在死亡的边缘上也感到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

贝科夫在中篇《一去不返》中以不弱于《索特尼科夫》中的心理描写的深度和悲剧力量（我敢断言，还有哲理力量），处理了道德英雄主义问题。女游击队员卓夏·娜列依科的命运是事件的中心。她显示了对社会主义祖国的永恒的信念、纯洁的念头、崇高的人的尊严。富有情节的《小地》使作家能够深入洞察主人公们的内心世界，促使他们自我暴露。

当我们怀念我们所喜爱的文学主人公的功绩时，我们会记起现实中英雄人物的名字：卡尔贝舍夫将军、穆萨·扎利尔、尤利斯·伏契克、智利诗人维克托·哈拉。他们倒下了，但决不向敌人让步，因而他们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贝科夫的几个中篇使我们了解到他们的功绩及其精神渊源。

苏联人的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是我国文学的丰富性的保证，这种文学中英雄主义是人民的伟大精神的表现。E.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就是鲜明的例证。在瓦西里耶夫的中篇小说中，五个姑娘在中士瓦斯科夫领导下在沃皮湖上与武装到牙齿的德国破坏者们的战斗，是通过各种各样戏剧性的突变来展现的。借助于英雄浪漫主义与严酷的现实主义的综合，瓦西里耶夫这个

中篇的事件获得了象征性的意味。这是苏联生活方式培养起来的少女心灵的美与善良的世界，跟法西斯的罪恶与凶残的世界的较量。这个描写年轻的女英雄们和中士瓦斯科夫（瓦西里耶夫把这个俄国士兵诉诸于全世界）的功勋的故事听起来象是一个英雄的传说。这也帮助了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洛斯托茨基创造了感人至深的影片《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帮助了导演谢苗·史泰因把它作为歌颂苏联人民的美与万世流芳的舞台史诗，搬上了模范大剧院的舞台。

岁月如流，战争、人民的功勋和人民的悲剧在时间上渐渐离我们远了，但在心灵上却不会远离。我记得西蒙诺夫死前不久在一次见面时，满怀信心地对我说，战争题材今后永远也不会用竭的。本身未曾经历过战争的人也将描写战争。

4

苏联艺术的英雄主义的意义及其思想上艺术上的革新，在描写建基于新的社会主义原则的集体劳动领域里的巨大变化上面表现得特别有力。高尔基把描写被集体自由劳动组织起来的，并为了个人才干的不断增长和新的社会关系迅猛发展而组织劳动的新人，看作是社会主义艺术一切革新探索的源泉和苏联作家们艺术创作的主要目的。只有在以社会主义改造为目的（在今天就是以建成共产主义为目的）的集体劳动中才能加速具有共产主义性格特征的新人即具有新世界观的人的形成。对于这种新人说来劳动就是欢乐。我们今天的积极建设者认清了自己劳动的意义。劳动是表现自己才能的主要环境。这方面一套《富有经验的人》丛书就是明证。我们应当更经常地回忆高尔基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英雄主义艺术的定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认定存在是行动，是创造，它的目的是为了人之征服自然界力量，为了人的健康和长寿，为了住在大地上的伟大的幸福，从而不断地发展人的最有价值的个人的才能，人根据自己的需要的不断增长，要把整

个大地改造为那联合成一家的全体人类的美妙的住宅”。可见高尔基对自由集体劳动的理解实际上是国际主义的。

社会主义艺术在创造性的集体劳动中开辟着表现人的才能(就其本质而言是用之不竭的，而且是高度人道的)的新领域。社会主义艺术是在广阔的社会联系中和现实的远景中来理解劳动英雄的功勋的意义的，它使一系列作品中的创造性劳动充满着英雄主义激情，并力求揭示出劳动的哲学、伦理学和美学的意义。在社会主义以前的社会中艺术思维达不到(而且由于历史条件也不可能达到)这样理解自由劳动的意义的高度。

马雅可夫斯基开创了激情洋溢地描写为共和国利益而进行的集体自由劳动的英雄业绩的先例。在义务星期六中他跟在列宁之后，看到了共产主义的萌芽。在长诗《好!》中，马雅可夫斯基在苏联艺术史上第一次在自己的创作中把国内战争前线上人民的英雄主义与建设性劳动的英雄主义联系在一起。他创造了描写革命历史的步伐和奔向共产主义——人类幸福的顶峰——道路上的创造性劳动的广阔的抒情史诗的画卷(“我喜欢伴我们去工作、战斗的进行曲”)。

在30年代力求表现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意义，並展示劳动英雄的面貌、建设者面貌的苏联作家们，思路之广阔是众所周知的。在Φ.格拉德科夫的《精力》中，在A.马雷什金的《来自偏僻地方的人们》中，在IO.克雷莫夫的《油船“杰尔宾特”号》中，在影片《遇见的人》和M.肖洛霍夫的长篇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中，新的沸腾的现实生活是作为革命的继续而出现的——正进行着的是社会关系的革命，劳动者的观点、感情、社会观念的革命。国家攀上新的高峰，一切都变了。而主要的是人本身的变化。在30年代里建成了第一批庞大的工业企业。在30年代里为未来战胜希特勒法西斯主义，为神速的冲向宇宙创造了物质和精神道德前提。

整个文化领域也获得了伟大成就。历史

上从没有在如此短暂的时期里完成的文化革命。社会主义艺术处在历史要求的高潮之中。创立并奠定了迄今尚在继续发展和丰富着的新原则。不单纯是机械、不单纯是“生产关系”，而是创造着新世界的人处于一切事件的中心和一切社会主义艺术作品的中心。确立了对美和英雄主义的新理解。简言之，社会主义劳动的潜在能力和改造着现实和自己天性的人的潜在能力，开始在辩证的互相作用中被揭示出来。

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向全世界展示了自己的力量、美和人道主义。在30年代当时人们就想作为人类的希望来“描绘这前所未闻的世界的诞生”(J.列昂诺夫语)。我们尚未揭示30年代苏联艺术的革新成果。我们尚未真正深刻地领会高尔基关于艺术的基本主人公应当是集体劳动的人，这句话的意义：“恰恰是在劳动中，而且只是在劳动中人才是伟大的，人越是热爱劳动，他本身就越发庄严伟大，他的工作就越有成果，越美好”^①。高尔基向苏联作家提出了从社会主义劳动中提炼“我们的哲学、伦理学和美学的任务”。

所谓伦理学恰恰是对待劳动的共产主义态度。众所周知，对待劳动的共产主义态度就是共产主义觉悟的主要的、起码的标准。这里说的美学恰恰是在社会主义生活方式中形成的美。作家应当通过实在的现象来阐释它，并以自己的艺术创造来使它发扬光大。如果我们记得高尔基是着眼于遥远的未来才直截了当地说：“……美学是未来的伦理学……只有当人们的生活充满了美的时候，它才是正确的”，那么作家——苏联人民的伟大建设劳动的参加者——所面临的十分庞杂的美学和伦理学问题就变得十分清楚了。

苏联艺术卓有成效地继承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经典作家们奠基的传统。

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山外青山天外天》渗透着建立劳动功勋的激情。在这里特

① M. 高尔基选集俄文版 30 卷集第 17 卷，第 190 页。

瓦尔多夫斯基对马雅可夫斯基开创的题材，作了独特的处理，马雅可夫斯基的传统不仅得到继承，而且具有了革新精神的独到的表现力。

特瓦尔多夫斯基把《在安加拉河上》一章作为中心不是没有道理的。他知道在西伯利亚进行的巨大企业的建设为我国和全人类开辟了空前未有的远景。要知道诗人在创造《山外青山天外天》的时候，给自己提出了一个“为西伯利亚送暖的目标”，他要以自己心房的热量给西伯利亚送暖。在他的长诗中可以感觉出正在进行的建设的宏伟规模。特瓦尔多夫斯基把布拉茨克水电站的建设图景、它的最高点——安加拉河的截流工程——作为个人和社会的幸福、作为功勋并作为“奋勇劳动”的欢庆来歌颂。在这里他表现的诗思有多么宽阔，在安加拉河截流工程上特瓦尔多夫斯基看到了许多社会主义特征的表现：既有大胆的科学计算、有忘我的劳动、有新技术的力量、“二十吨‘明斯克人’翻斗车”、还有国际主义团结。

特瓦尔多夫斯基的这首歌颂安加拉河上的功勋的诗，读起来朗朗上口，富有人生乐趣，也表达了建设者的创造性刚毅精神。

顷刻间马达声震耳欲聋，
翻斗车扬起滚滚烟尘，
你追我赶分秒必争。
摇摇摆摆爬上板铺的桥面，
沿着河面摆开阵势，
整整齐齐排满了桥的全程，
仿佛在列队操练，
紧靠桥边把槽箱竖起在上空。

在这首歌颂劳动英雄主义的史诗中庄严沉着的气魄，与诗人的抒情情感交织在一起。诗人由于亲自参加了人民和为人类铺设通向共产主义大道的苏维埃祖国的伟大的英雄业绩，因而激发了灵感。《山外青山天外天》，这诗题本身就证明了诗思的广阔：这里写的是由人民的战斗功勋和劳动功勋推动的历史的脚步。

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山外青山天外天》不是例外，而是苏联艺术中有代表性的现象。请回想一下 A·杜甫仁科的影片《海之歌》吧，片中人民的伟大功绩和生活的严酷真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牢不可破的统一体。

让我们回想一下尼科拉耶娃的长篇小说《遭遇战》，它在多么广阔的社会联系上展示了巴里列夫和瓦尔甘在看起来好象是狭隘的专业问题上的冲突：如何改造拖拉机厂的工艺？然而专业问题获得了社会和道德意义。当对抗性的社会矛盾早已消灭之后产生了新的尖锐的冲突，其原因常常隐蔽在可以说是人们的主观概念里，而决定于主人公的觉悟的高低、他们对自己的义务和在集体中的作用的识。为正义而斗争是矛盾的源泉、人的尊严的标准、表现人们的道义上的英雄主义的领域。尼科拉耶娃的长篇小说《遭遇战》的革新精神和思想艺术上划时代的意义在于：作者成功地使主人公(巴里列夫和瓦尔甘)的性格达到了艺术典型的程度。我们看到的是世界观上互相对立的典型——一个是真正创造性的、民主的、有革新精神的典型(巴里列夫)；一个是主观武断、蛊惑人心、专横跋扈的典型(瓦尔甘)。通过这两个典型的冲突中反映了时代，在他们冲突的背后发生的是遭到党的批评的那些社会现象。通过受到工厂集体支持的巴里列夫的行为，通过他为真理和正义而斗争的顽强精神表现了大写的时代发展的新阶段。

现今，在建设共产主义经济基础的时期，要求全民的努力，特别鉴于国际关系尖锐化，深入正确地展示生活中发生的新过程、深入了解它们的意义、满怀激情地描绘劳动英雄及其创造性的工作乃是社会主义艺术的主要任务。

而我国文学在这条道路上作了新的开拓。通过劳动英雄的形象，表现了当前最有代表性的东西——共产主义思维、共产主义道德，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共产主义形式。

在这方面⁴。阿依特马托夫的《大风雪的小车站》中的叶季盖依的性格、III. 拉希多夫的两部长篇小说《胜利者》和《威力大于风暴》的艾基兹的性格、Φ. 阿勃拉莫夫的长篇小说《房子》中的米哈依尔·普利亚斯林的性格、B. 科热甫尼科夫的长篇小说《树根与树冠》中的革新世家的成员多尔日科夫兄弟的性格具有原则性的意义。当然罗，在苏联文学中革新具有国际主义性质。在这里A. 穆赫塔尔、Г. 潘吉基杰、Д. 格兰宁、A. 盖尔曼、И. 格拉西莫夫、П. 扎格列别尔内、И. 沙米亚金、M. 斯鲁茨基斯、B. 拉姆、П. 库乌斯别尔克、B. 季多夫等人——难道可以列举所有人吗？——的经验是很重要的。

瓦基姆·科热甫尼科夫正确地认为自己的创作的主要目的是，描写如何通过主人公的运命、行为、思想、意向，表现在成熟的社会主义时期我国社会所产生的那种新生事物。这一任务使作家有可能在广阔的背景上，夸张地描写劳动主人公，把他们描写成不仅能够用新的精神工作，而且能够用新的精神思考、感受、勇于坚持正义，与消极现象进行斗争的性格坚强的人。科热甫尼科夫经常潜心研究英雄人物在卫国战争时期军事劳动中表现的那种力量与他们在生产中、在和平劳动中的行为的刚毅精神之间的联系。科热甫尼科夫的许多长篇小说：《这是巴鲁耶夫》，《彼得·利亚宾金》，《中午在向阳的一面》，《树根与树冠》的情节就是这样构成的。作家的主人公（巴鲁耶夫，利亚宾金、屠霍夫、多尔日科夫兄弟）的行为和意志都充满了创造的激情。

剧作家И. 德沃列茨基（《外来的人》），Г. 包卡廖夫（《炼钢工人》），A. 盖尔曼（《奖金》、《反馈》）在自己的作品中深入研究了现实生活的新矛盾，在他们的剧本中觉悟水平和道德观念迥异的主人公们构成尖锐的冲突。

社会对于似乎纯生产领域里的思想道德

问题的注意始终在增强着。创始于散文，在诗歌中得到广泛表现，在专题特写（新生事物的勘探者）中被提得十分尖锐的东西，在戏剧舞台上，在电影和电视银幕上呈现为现实生活的生动画面，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好评。

这个从审美上把握新生事物的过程蓬勃地发展着。影片《奖金》的创造者们（演员叶甫盖尼·列昂诺夫在这里有很大的功劳）在一个普通的、但决非傻头傻脑的建筑工程队长，波塔波夫身上揭示了具有共产主义性格特征的个性。波塔波夫关心国家利益，有国家主人翁的自觉，坚决反对欺骗和装饰门面的行为（可惜这种现象，正象苏共中央六月决议中所提到的那样，广为流行）。社会主义国家——就是“我们本身”，——波塔波夫说。这个国家的基础，在这个国家中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发展的保证，就是这种表面上平淡无奇，但聪明、能干，具有坚定的信念和积极行动的象波塔波夫这样的英雄人物。社会主义艺术充满了含义深远的当代英雄的典型。

演员米哈伊尔·乌里扬诺夫，在影片《反馈》中通过化工联合企业建筑托拉斯经理，努尔科夫揭示了与波塔波夫恰恰相反的另一种社会典型。在努尔科夫的工作中反映了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的矛盾现象。建筑工地的客观环境十分复杂，但努尔科夫不是动员建筑工地内部的潜力去与困难作斗争，而是“躲避”，在工地周围制造“舆论”，竟然……获到了短暂的、昙花一现的成功：尽先得到了稀缺物资和所缺少的专业干部。事实上努尔科夫由于从事蒙骗，而丢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人格。努尔科夫——这是一个利用偶然性生产高涨而扶摇直上，并利用环境而出人头地的领导人的典型。影片《反馈》的创作集体尖锐地指出了生产环境跟工作于其中的人的思想道德信念，及其对共产主义义务的理解之间的辩证的依从关系。这种艺术处理表明，苏联文学艺术与生活是步调一致的，它过去和现在都以整个国家的利益为重。而在党所领导的与缺点斗争中，要求每